



义胆拳魂

郝宝铭
孙华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义胆拳魂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

· 北京



000035946

责任编辑 郑一民

封面设计 姚卫国

义胆拳魂

郝宝铭 孙华 等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河北任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6 字数: 26万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7-5040-0298-4/I·298

定价: 4.50元

编 辑 说 明

《河北民间文学丛书》是在河北省开展《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普查和搜集、整理的基础上，摘粹选精所编辑的一套科学性和文学性俱佳的通俗读物。

河北省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是自1984年开始的，到1988年底全省已搜集整理出二亿八千万字的作品，辑印出近三百部地、市、县卷资料本。这些丰富的资料不仅展现了燕赵民间文化的深远历史和雄厚蕴藏量，而且其中不少还是过去从未发现的十分珍贵的具有欣赏和研究价值的口头文学作品；同时也发现了大批出色的故家事、歌手和民间文学新人。人才和作品，同样是集成工作的丰硕成果。为了繁荣和振兴河北的文艺事业，造就河北民间文艺家群体，使集成成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们组织力量编辑了这套丛书，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收入这套丛书的有河北省部分地、市、县民间文学集成卷本和故事家、搜集整理家的专集，也有燕赵民间文学重大题材的专集等。我们相信，他不仅可使广大读者耳目一新，为国内外专家、学者考察研究河北民间文学作品和民间文学人才提供珍贵的资料，也将为祖国文学宝库增添新的色彩。

鉴于我们编辑这样的丛书是一次新的尝试，编写工作难免有纰漏和不当之处，敬希广大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河北民间文学丛书》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五月

目 录

小英雄·····	(1)
三义庙里惩恶少·····	(7)
“义和团”的由来·····	(11)
碧霞宫学艺·····	(14)
赵三多学拳·····	(19)
赵三多治王歪嘴·····	(25)
会“走”的坟头·····	(29)
假爹·····	(38)
智斗洋教士·····	(43)
夜访曹知县·····	(47)
庙堂之争·····	(51)
亮拳(一)·····	(83)
亮拳(二)·····	(88)
溯源流详论梅花拳·····	(93)
赵三多和“天下第一团”·····	(104)
斗知府·····	(106)
杀牛用鸡刀·····	(112)
智取兵器·····	(114)
奇袭红桃园教堂·····	(117)
赵三多收徒弟·····	(120)

巧借水	(126)
偷学艺	(128)
冤洋凶	(131)
卖月亮	(134)
鸭攻城	(137)
赵三多和景廷宾	(139)
杯水收徒	(142)
巧除洋流氓	(146)
飞钱传奇	(151)
神助义和拳	(168)
悟修僧威镇景州	(172)
东山再起	(178)
赵三多在狱中	(186)
弃文习武	(197)
痛打洋人	(201)
虎口供职	(203)
车轴汉子	(206)
异乡冤霸	(209)
景廷宾抗差	(213)
千斤神力	(218)
义济乡民	(221)
闻味与听声	(225)
闻“声”丧胆	(229)
东召怒火	(232)
知县是狗，洋人如鸡	(248)

纸船	(251)
景廷宾出口成章	(254)
景廷宾访贤会三友	(256)
怒打税官	(264)
马棚待客	(267)
谈判	(270)
“回身刀”与“穿扬箭”	(273)
巧戏忤逆子	(276)
杀官劫狱	(278)
神马	(282)
智除洋神甫	(285)
吓死鲍贵卿	(290)
香椿变臭椿	(293)
焚香拜佛	(295)
假尸惑敌	(299)
 义和团的传说	 (302)
换头	(315)
“金狮神”显圣破清兵	(325)
三英雄勇闯县衙	(328)
高元祥造反	(333)
刘化龙除害	(339)
韩三瞎子的来历	(344)
火烧洋教堂	(350)
任寡妇起兵助书芹	(356)
见面礼	(359)

刘胜先传奇	(364)
四三弯越狱	(368)

小英雄

在威县城东有一条老沙河，老沙河东岸有一个村。因老沙河在这儿有个耳朵形的弯，因此，村子取名叫沙耳寨。沙耳寨村头，有一口一人多高的大铁钟，上铸“沙耳寨”三个非常醒目的大字。

赵三多就出生在沙耳寨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他从小就豪爽仗义，爱打抱不平，受到人们的称颂。

一天，小三多正在村头玩耍，忽见从村内跑出两个人来，前边跑的是穷人赵四，后边撵的是财主柳七。只见赵四跑着跑着，突然，扑通一下子摔倒了，这时柳七乘机上前一步骑在赵四身上，抡拳便打。三多一见，上前就劝。柳七见三多是个小孩子便说：“小孩子家，少管闲事，滚一边去！”赵三多却说：“我怎么能眼看着有人挨打，不管呢？再说，你为什么要打人呢？”柳七说：“他欠债不还我就得打死他！”三多说：“你打死他，就更没有人还你的债了！”柳七一听，半天答不上腔来。他恼羞成怒，抡起拳头，边打边喊：“我就打，让你看着把他打死！”

赵三多一见，急忙上前一拦，柳七的胳膊被架在半空，再也落不下去了。

柳七真没想到一个小小的赵三多，竟然有这么大的力气。他想，如果赵三多这孩子真的发起火来，看来我也不是他的对手，柳七眼珠子一转，想出一个鬼主意来。于是，他站起身

来，说：“好，小三多，今天我听你的，你要是能把村头的这口大铁钟举起来，我不但不打他，而且，他欠的债，也一笔勾消了。”

柳七本是一句鬼话，他想以此难住赵三多，让赵三多知难而去。谁知，赵三多不声不响，走到大铁钟前，用一只手把铁钟一推，接着，一躬腰，双手抓住铁钟，“呼”地一声，就举了起来。并且，脸不变色，气不发喘。他举着铁钟边走边问：“柳东家，这钟放到你家去吗？”柳七一见，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扔下赵四，掉头跑掉了。

柳七回到家，坐卧不安。他一想到赵三多那惊人的力气，就胆战心寒。他想：赵三多这小小的年纪，就这么厉害，况且，他又爱打抱不平，照这样下去，赵三多长大以后，我还能在沙耳寨称王称霸吗？于是，他想开了鬼点子，想尽快除掉赵三多，剷去这个心病。

这天，柳七装做一副忧国忧民样子，唉声叹气地对赵三多说：“三多呀！你到威县城里去过了吗？”赵三多摇了摇头。柳七接着又说：“唉！没去过也好，省得生那份闲气！就你这爱打抱不平的脾气，见了那种人，准得气炸心肺！”“你说清楚，威县城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的那种人是谁？”

“我说了你可千万别生气！是这么回事。威县城里，有个小孩子，岁数跟你差不多，外号叫‘小白脸’，他仗着他爹是县官，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别看小小岁数，可把城里的平民百姓遭踏坏了。”

柳七还在唠唠叨叨地说着，赵三多早离开他，直奔县城的大道上走去。

柳七一见，喜出望外，还故意追了几步喊道：“三多，

你打不过人家，赶快回来吧！”

赵三多头也不抬，直奔县城走去，他决心要会一会这个“小白脸”。

不一会，赵三多就来到了威县县城。只见城门大开，推木轮车的，挑担的，赶馱子的，牵牛拉马的，就象潮水一样往城门里涌。城内大街两旁，各种各样的货摊，一个挨着一个。赵三多夹在人群里走着。来到十字街烧饼铺前，忽然街心骚乱起来，就象来了洪水猛兽，收摊的收摊，躲藏的躲藏，你挤我撞，干鲜果品撒了一街，狗叫鸡飞，一片混乱。赵三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站到街边上。不多一会儿，就见一股狼烟席卷而来。接着，随着一阵“踏踏”的蹄声，一匹卷毛青鬃马，由西街的石牌坊底下钻了出来。那马膘肥体壮，又高又大，脖子上挂着一串金铃铛，跑起来“哗铃铃”乱响，再一看，金鞍铁蹬上坐着一个十七、八岁的白脸少年。本来那马已经四蹄腾空，快如飞箭，可那白脸少年还有一个劲儿挥动马鞭子拼命地抽打马屁股，全城里的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木呆呆地站在地上。

赵三多一见此情景，也顾不上多想，单等那匹飞马冲到近前，他噌地一下，窜到街心，一把抓住了马尾巴，使劲往后一拉，那马象被什么东西死死地粘住了一样，只见它，扬起前蹄，又跳又刨，可不管怎么刨，也挣不脱，跑不掉。折腾了一阵子之后，那马才停息下来，站在地上，一身汗水，四条腿乱颤，张着嘴，象拉风箱似地“忽哧忽哧”喘粗气，集市上的人一见，都大吃一惊，一个个都小声嘀咕：“出了能人啦！”

赵三多松开双手，脸不红，心不跳，完全是一副若无其

事的样子。周围的人都替赵三多捏着一把汗，他们都知道，这赵三多是怕飞奔的马伤人，出于好心，但这番好心，必然会给自己惹下一场大祸。

原来，这骑马闹市的白脸少年，正是县官的儿子——“小白脸”，他仗着老子的权势，横行乡里，无法无天，经常骑马到集市上闯荡。那年头，官府杀个人象捻死个臭虫。人们知道惹得起少爷惹不起老爷，只好忍气吞声。每次听说小少爷闹城闹市都躲得远远的。

今天，“小白脸”见有人竟敢拉住了他的马，心里十分恼怒。心里说，他妈的，何人如此大胆妄为！他骑在马背上左右打量一番，发现是一个十多岁的穷孩子，楞头楞脑，气的小白脸更白了！

他指着赵三多大骂道：“哪儿的穷小子，竟敢在你太爷头上动土？”他向左边一群手持哨棒的家丁说：“给我打死这穷王八羔子！”

赵三多一见，火冒三丈，好你个“小白脸”，你仗势欺人，我今天先揍死你这个小王八羔子再说。他正想把“小白脸”从马背上揪下来，痛打一顿，忽然，转念一想，不行，我如果这样把他打死，他爹又不知道情况，万一他爹动怒，我自己倒没什么，岂不连累了家里的人？干脆忍了吧！看他到底把我怎么样？于是，赵三多强压住火气，站在地上，一动不动。

家丁们狗仗人势，举起哨棒就往小三多头上打。“啪”“啪”！“啪”！茶碗口粗的哨棒，雨点似地打在赵三多的头上，一边打，还一边说：“让你多管闲事，让你多管闲事！”

街上的人，有的张大了嘴巴，有的捂住了脸，有的暗暗为这位好心的少年流下了泪水，都以为，经过一顿棍棒之后，赵三多这个小孩子，一定会成了肉泥烂蒜。

说来奇怪，小小的赵三多闭着眼，一动不动，挨了这么多棍棒，脑袋不但没开花，连个包也没有。

家丁们打得手都麻了，胳膊也酸了，累得一个个退到边喘粗气，手里的哨棒裂的裂，折的折，没一根完整的。

赵三多站在那里，没事人似的，还一个劲地笑哩！

骑在马背上的“小白脸”很纳闷，莫非这小子的脑袋是他妈铁做的。他指着右边的一群家丁说：“继续给我打！往死里打！”

“忽啦”，右边的一群家丁提着哨棒涌上来，对准赵三多的脑袋又是一阵乱打，一下，两下，三下……棒落有声，就跟往地上砸木桩子似的。又打了一会儿，赵三多的双脚被打进了地里，没了半个脚面，他还是若无其事。这时，街上的人见这个小孩竟这样不怕打，都为他惊呼，有的带头叫起好来！

“小白脸”一见，顿时傻了眼，心想，这回准是遇上神仙了。于是，他急忙从马背上跳下来，冲着赵三多磕头作揖，口口声声喊道：“大仙饶恕！我再也不敢了！”

赵三多一见“小白脸”认输了！二话没说，转过身来，大摇大摆地出了县城。

等在沙耳寨村头的柳七，一见赵三多平平安安地回来了，又听到与赵三多同行人的夸奖声，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柳七不等赵三多进村，便又对三多说：“三多呀！你看这老沙河，有个耳朵的弯，冲着咱村，使咱村的人不仅出进

村不方便，每遇大水，河水就灌进村子里去，房倒屋塌。再说，这耳朵弯冲咱村，也坏了咱村的风水。如果你能把这个耳朵弯给直了，咱村就会出大命人，就能出大官！”

赵三多看看老沙河的耳朵弯，又看看河岸上的一排大柳树，他数了数，不多不少共有十棵。

于是，赵三多走上堤岸，抱住大柳树，象拔葱一样，一连拔掉了十棵大柳树，又把这十棵柳树，一溜长蛇阵栽到了耳朵弯的弯口。十棵柳树象大门一样把住了耳朵弯口。

老沙河的水，登时退出了耳朵弯，朝着正北方向直直地流去了。

柳七吓得跑回家，蒙上被子还直说胡话，没有几天，便一命呜呼了。

从此，人们把沙耳寨改名沙柳寨。赵三多借了这块风水宝地，闹起了义和团。

讲述者：赵全印 58岁 教师

采录者：董保纲



三义庙里惩恶少

赵家虽出了赵三多这么一个大英雄，但祖祖辈辈都是种庄稼的穷苦人。相传，他老家山东清州府寿光县贾家村，因为黄河闹大水才迁到咱河北，先在清河县大堤村，明朝永乐年间才落户到威县沙柳寨村。家里一座小土房，碱地三、四亩，成年过着缺吃少穿、糠糠菜菜的日子。山东人好侠义，人穷志不短，从他爷爷那辈起，在村里就有好名声。

三多问世的时候，那日子就更苦啦。咱中国为了禁大烟，得罪了洋人。洋毛子们仗着有枪有炮，就打过来了，吓得道光皇帝又作揖又磕头，硬赔了人家没数的白花花的银子！当帝王的松包，咱老百姓可遭了秧，今天要纳捐，明天要交税，咋能过安生日子？常言说，漏水的窝棚怕下雨，穷人要赶在那个岁月添人进口，简直就是降灾哩！赵三多一落地，愁得那当爹当娘的呀，哭无泪，叫无声，望着老天直叹气。那时，赵家已不是独门独户，按辈排到了三字辈，于是就起名“三多”，意思是说他是个“多头”。

苦人自有苦人命。赵三多虽然瘦得皮包骨头，可从来没过灾和病，糠糠菜菜中硬是长成了人。为了混碗饭吃，他十一、二岁就开始给财主家扛短工、扛小活。那小伙子可是个好样的，人小志刚，聪明伶俐，学啥啥通，干啥啥行，没两年工夫，庄稼活路，场上田里，耕耩锄割没有一样不行的。尤其叫人喜的，是他耿直公道，软的不欺，硬的不怕，吃苦下力，谁家有了难处都帮助，村里人没有不夸的。

那时，沙柳寨村西口有座三义庙，三间大瓦房里供奉着刘、关、张桃园结义的三兄弟。别看庙不起眼，从前可是个热闹地方哩。逢年过节或求子许愿，有钱人家就在庙门前搭起棚子祭神上供，有的还请来戏班演上三天五宿。穷百姓没钱摆阔气，可敬仰刘关张三兄弟豪侠仗义，每逢佳节也到庙里烧支香敬碗水酒，求得一家老少平安无事。就是不过节，也有那善良人家，因为无辜受了官府的压、财主的欺，有气无处出，便跑到三义庙里，跪在神像前哭诉肚里的冤屈。所以，一年四季三义庙里香火不断。那岁月，大人熬而把煎无心看热闹，孩子们都要一天到三义庙里转几遭。他们不光是瞧热闹，咕咕叫的肚里还想着拜庙人留在神龛前的小饼和馍馍哩！

赵三多的家就住在庙旁边，家里穷，早起不开火，三多一起床就背个破草篓子到三义庙里看热闹。他看热闹和别的孩子不同，看见守庙的老人任老陀打扫院落，就拿起扫帚帮着扫，闲了无事就缠着任老陀讲三国。什么桃园三结义啦，三请诸葛亮啦，火烧赤壁、过五关斩六将啦……三多一听就入迷，常常连回家吃饭也忘记。刘关张三人，他最敬佩关公，常说：“我长大了，也要做个关公那样的人，富贵不能移，贫贱不分离。”任老陀见三多有志懂理儿，常把拜庙人留下的供果给他吃，赵三多不吃独食，得了供果，就分给在场的小伙伴们一人一份。穷孩子们都愿和他玩，不管谁先得了供果，都交给赵三多来分吃。小伙伴们尊敬他，不光是三多办事公平，不欺弱小，还因为他敢打不讲理的。

一年冬天，猴冷猴冷的，赵三多拾了一篓子柴草从地里回来，刚走到村口，就听到三义庙里哭喊连天。他生性刚

直，零打碎敲不平，闻声扔下柴篓，三步两脚奔进了三义庙。一瞧，~~原来~~原来是大财主潘老黑的儿子潘耀宗拿着大棍追打任长典、赵福成几个穷家子弟。

这些穷家子弟，都是赵三多打柴割草的好友。三多见财主少爷欺负自己的伙伴，大喊一声，“住手！”就怒冲冲地冲了上去。

“嗨嗨，”潘耀宗晃了晃手中的棍说：“咋着？你小子敢管闲事？”

“对！”赵三多挺了挺胸脯，把手中的镰刀掂了掂，理直气壮地说：“你凭什么打人？”

“他们偷看俺娘拜神！”

“庙是全村的，为啥不能看？”

任长典、赵福成一帮穷孩子，见来了赵三多，也都聚拢来抢着说话：

“今天拜庙的好几家，你咋知道俺看你娘啦？”

“他说庙是他家出钱盖的，谁也不能随便来。”

“今天老陀爷出村，让俺们照看哩！”

“胡说！你、你们都是一伙的……”潘耀宗也象他老子一样霸道，辩不过大家，恼羞成怒，抡起棍向赵三多打去。

三多本不想和他打架，见财主少爷动了棍，用镰刀一挡，跑上去就抱住了潘耀宗的腰。潘耀宗和三多的岁数差不多，但个头要高半头。他仗着身高体胖，家里有钱有势，并没把赵三多放在眼里，两个人就在三义庙的院里扭打起来了。

常言说，横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三多虽然人长得瘦小，可心里燃着一团火，胸中有一股制伏对方的正气、